

闽南方言声母白读音的历史语音层次初探

林宝卿

闽南方言声母的读音,主要包括文读音(读书音)和白读音(说话音)两个系统,这两个系统(以厦门话为代表)都显示出各自的完整性。本文考察白读音,请看下表(m、n、ŋ声母,也可视为b、l、g的音位变体)

声母 白读音例字

p	夫斧肥饭方伏冯腹
p'	扶浮帆芳纺缝蜂覆
b	八维密
m	骂毛门问棉名脉满
t	振唇焦丈大
t'	窗蠢与夷媵
l	遮字裕瑜
n	蓝林年连尔娘两卵
ts	蛇婢上船痒舌十
ts'	斜试星象扬耀
s	疡盐蝇翼铎搓
k	糊猴咸寒行滑枝指
k'	下许薅呼齿柿
g	揭锦蒺
ŋ	硬迎挟
h	梅媒诺耳燃岸瓷岁菱裘雨与
ø	下后话换黄活枵锅蝶

白读音不仅自成一个系统,而且还包含着不同的语音层次。

白读音层次及其特点:

闽南方言白读音系统的语音层次比较复杂。这里主要谈[h]声母,[k]、[k']声母,[ts]、[ts']、[s]声母和中古匣、晓等母白读音为零声母等四个问题。

(一)h声母问题:白读音h声母所管的字,包括中古次浊声母明、泥、日、疑母的一些

常用字和中古从、心、溪、群、云和以母的某些常用字。

中古声母 例字

明	媒 hm ² ₀	茅 hm ²	默 hm ²	明
	hā ² , - 仔	载(明天。漳属一些地方)		
泥	诺 hio ⁷ 、hio ⁵	年 h i ²	(广东潮阳)	
日	耳 hi ⁵	燃 hia ²	箸 hio ⁷	肉 hik ⁷
疑	瓦 hia ⁵	鱼 hi ²	蚁 hia ⁵	艾 hia ⁵
岸	hua ⁵	砚 hi ⁵	额 hia ⁷	
从、心	瓷 hui ²	岁 he ⁴		
群、见	裘 hui ²	菱 hai ¹		
云	雨 ho ⁵	远 hŋ ⁵	园 hŋ ²	雄 hiŋ ²
熊	him ²			
以	与 ho ⁵			

关于中古次浊声母明、泥、日、疑母读[h]声母,张光宇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有条件的音变,即由鼻音转化为口音的结果^②。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。下面补充三点说明:

第一、中古次浊声母明(微)、泥(来、日)、疑在闽南方言的读音有三种类型:即[b][d][l][g];m、n、ŋ;h。读m、n、ŋ是由于鼻化韵母的影响,使其保留这些声母原来的音值;读[b]、[d](l)、[g]是m、n、ŋ的强化,使其由鼻浊音变为口音;读[h]是m、n、ŋ的弱化,使其由鼻音变为口音里的清擦音。可见发音方法上的演变和分化,也会影响到发音部位的变化。

第二、中古次浊鼻音声母变为口音喉擦音声母的现象,在中古音的某些方言里已有出现。例如《广韵》的反切异文就有一些例子。

如:素:鱼倚切,又许羁切

猗:俄寒切,又可颜切,侯吁切

器:五高切,又许娇切

箇:武庚切,又许迄切

廕:武夫切,又荒乌切

第三,汉字中鼻音声母与喉擦音声母有互谐现象。如:

{明母:每 无 微 毛 民 勿 墨 亡

{晓母:悔 黽 微 耗 昏 忽 黑 荒

{疑母:讹 午 尧 验 岌 虐 仪

{晓母:化 许 晓 险 吸 谗 羲

泥母比较少,如藕和藕。

看来,这种演化可能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。

现在谈“瓷”、“岁”、“姦”、“与”等字白读为[h]的问题。“瓷”是中古止摄开口三等平声脂韵从母字,其异体字是“磁”。闽南方言文读[tsu²],白读[hu²]。陶瓷在闽南地区有悠久的历史,闽南泉州德化县发掘出来的宋代窑址多座证明了这点,今晋江县有一个镇名叫“磁灶”[hu² tsau⁴],多以陶瓷业为生。

“岁”是中古蟹摄合口三等去声祭韵心母字,闽南方言文读音[sue⁴],白读音[he⁴]。

中古精组字读喉擦音声母,在《广韵》反切异文也有例证:

柴:雌氏切,又许介切。廩:牀史切,又胡瓦切。

儉:七渐切,七廉切,息廉切,又虚检切。

嬰:聚惟切,姊宜切,又胡典切。

燹:息浅切,苏典切,又许位切

郇:相伦切,又户关切 猷:素何切,又许建切

愼:须缘切,又况晚切 鸬:须缘切,又况衰切

擦音声母[s]的弱化,也可能使[s]声母向[h]声母演变,而[ts]、[ts']声母变[h],有可能经历从[ts]、[ts']→[s]→[h]的过程,也可能由[ts]、[ts']的弱化而直接变[h]。可见,“瓷、岁”白读[h],并不一定晚于唐宋时期。

“姦”:《集韵》“丘哀切。大也”。闽南方言

“大”可说[hai],是白读音。“裘”《广韵》“巨鳩切,皮衣”。“裘”闽南方言白读音[hiu²],“姦”是溪母字,“裘”是群母字,见组字白读为喉擦音[h]同样可在《广韵》的反切异文找到例子。如:

軒:居言切,苦闲切,又下憚切。

邛:古晃切,又呼光切。

顛:苦浪切,又胡郎切。

繫:古南切,苦兼切,又许兼切。

徑:口茎切,又户耕切。

馭:苦寒切,又胡田切。

其实,古[k]、[k']声母的字读[h],在粤方言也可找到例证。如苦、空、考、口、糠、气等。闽方言下的海口方言也有不少例子^③。如:

闽南	海口	例字
k	x	盖洁奇求球侨权局
k'	x	巧糠区气去器溪开

显然,[k]、[k']变[x]是声母弱化的结果,从时间上看,当在中古以后。

“与”是中古遇摄合口三等上声语韵以母字,文读音[u³],白读音泉州读[tʰɔ] (阳上) 厦门读[ho⁵],表示“给予”之意。唐代为介词,相当普通话“被”,为被动句的标志。以母古归端母,读[t][tʰ][d]是它早期读音的遗留,由端组到以母,当然经过漫长的过程,但[t][tʰ][d]变喉擦音,可认为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。《广韵》反切异文也有这样的例子:

谿:徒何切,土禾切,又香支切。

滩:他干切,又呼旱切。

猷:徒含切,又许金切。

蠓:杜奚切,又呼鸡切。

诟:他前切,又呼烟切。

同样,闽南方言或闽方言中的其他方言读[t]、[tʰ]声母的字,在海口方言即读[x]声母,对应相当整齐:

闽南	海口	例字
t	x	叠舵调弹屯沉亭庭罩
t'	x	塔汤糖天啼体头听吞

停痰

可见由[t]、[t']变[h]是声母弱化的结果。以母字读[t]、[t']，除“与”外，常见词“夷”[t'ai²]、“媵”[t'in⁵]~人(女子许配人)。

中古云母字的白读音读[h]，如“雨远园熊”等，并不奇怪，“云母古归匣母”这个定论是可信的，这是古音的遗迹。

二、关于[k]、[k']声母的问题：闽南方言白读声母[k]、[k']所管的字，在《广韵》音系里属下列声母：

k

k'

匣母：糊下厚猴寒含行县悬咸滑 环下(放)街

晓母：呼许薺

章组：指枝支痣(章母) 齿(昌母)柿(崇母)

中古匣母是上古见溪母相应的浊音声母，即读舌根浊塞音[g]，上古匣母到中古，一部分保留[g]的读音，即入中古群母，多数由[g]变[ɣ]，成为中古舌根浊擦音匣母，少数由[ɣ]变为云母①，所以中古匣母字读[k]、[k']，显然是上古音的遗存。需要讨论的是中古晓母读[k]的问题。闽南方言有三个常用词：呼[k'ɔ']~鸡、~屎呃(打嗝)；薺[k'au']~草、~塍(薺田)；许[k'ɔ³] (姓)。看来，这些字在古方言里可能读溪母或见母，后来声母弱化而变成喉擦音[h]，关于[k]、[k']变[h]，上面已有论述，不再重复。

章组一些字的白读音读[k][k']，从谐声偏旁看，中古章组字跟见组字确有谐声关系。如：

{ 章组字：支 止 饬 出 舟 甚 示
见组字：技 企 向 洫 缸 勘 祁

我们只能设想，闽南方言里读[k]、[k']而中古属章组这些字，可能是古代某些方言的读音在闽南方言的保留。

(三)关于[ts]、[ts']、[s]声母的问题：闽南方言白读音[ts]、[ts']、[s]所管的字，基本上来自中古精庄章三组声母中的擦音声母和一部分以母字。如：

邪母 谢旋松 斜徐伺象像席

生母 生

船母 蛇船绳舌舂食射

书母 书水谁少守婢升叔 奢舒试鼠手深伸

禅母 蜎諸誓睡裳折十 石树市上

以母 檐养痒 耀延扬杨榕

中古擦音声母读塞擦音[ts]、[ts']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由擦音在介音[-i]作用下舌面腭化产生的音变；二是由塞音变为塞擦音，进而弱化后变为擦音的结果。因而读ts、ts'也早于擦音s。如下图：

s→s+i→si→tsi

t→t+i→tɕ[ts]→ɕ[s]

闽南方言白读[s]声母，主要来自以母字。如盐疡翼液铎。

曾运乾先生《喻母古读考》里，对上古以母上古跟端组字有密切关系已作了论证。反切异文也可找到例证：

谗：徒河切，土禾切，弋支切

蛇：託何切，神遮切，弋支切

蜎：常鱼切，以诸切

陶：徒刀切，余昭切

戮：徒故切，当故切，羊益切

場：徒杏切，丑亮切，与章切

瀼：昌力切，与职切

中古邪母的谐声偏旁也与端系有密切关系。下面是《广韵》反切异文的例子。如：

隋：徒果切，他果切，旬为切

蟻：式亮切，徐两切

褶：徒协切，是执切，似入切。

(四)关于白读零声母的问题：闽南方言白读音零声母所管的字，主要是中古匣母字，其次是晓母字，个别是见母字。如：

匣母：祸下厦何胡湖壶鞋会画话喉后闲换活黄红洪

晓母：化枵向轰

见母：锅

中古匣母白读音读零声母，闽语各方言的

口语中都有这种现象,同此也可以说古匣母读零声母,是闽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(吴语里也有这种现象,但数量比闽语少得多^⑤)^⑥如:

例字	鞋	话	下	闲	黄	红	学
福州	ɛ ²	ua ⁵	a ⁵	ɛiŋ ²	uoŋ ²	øyŋ ²	o ^ʔ
福鼎	e ²	ua ⁵	a ⁵	eyŋ ²	uoŋ ²	eŋ ²	o ^ʔ
建瓯	ai ³	ua ⁵	a ⁷	aiŋ ³	uaŋ ⁴	ɔŋ ³	ɔ ^ʔ
永安	e ²	uo ⁴	ɔ(阳上)	i ²	um ²	haŋ ²	aw(阳上)
莆田	e ²	ua ⁵	ɒ ⁵	e ²	uŋ ²	aŋ ²	o ^ʔ
厦门	ue ²	ue ⁵	e ⁵	iŋ ²	ŋ ²	aŋ ²	o ^ʔ
漳州	e ²	ua ⁵	ɛ ⁵	iŋ ²	ui ²	aŋ ²	o ^ʔ
泉州	ue ²	ue ⁴	e(阳上)	ui ²	ŋ ²	aŋ ²	o ^ʔ
龙岩	e ²	gue ⁵	ɛ(阳上)	i ²	ŋui ²	aŋ ²	o ^ʔ

因此,闽南方言和闽语把中古匣母的一些字读零声母时间不会是晚近的事,可能在唐以前就存在了。同样,晓母字中的“柁”这个基本词读零声母[iaú],也是早已有的语音现象。个别可能是[h]声母进一步弱化后的音变现象。至于“锅”不是闽南方言的基本词,可能是后来的音变现象。

【附注】

- ①本文以厦门音为代表,用国际音标标音,调类用数字表示:
- | | | | |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调类 | 1. 阴平 | 2. 阳平 | 3. 上声 | 4. 阴去 | 5. 阳去 | 6. 阴入 | 7. 阳入 |
| 调值 | 44 | 24 | 53 | 21 | 22 | 32 | 4 |
- ②张光宇《闽南方言古次浊声母的白读 h- 和 s-》载张光宇著《切韵与方言》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80
- ③梁明江《海南方言说要》海南出版社 1994.3
- ④周长楫《略论上古匣母及其到中古的发展》载《音韵学研究》第一辑 中华书局 1984
- ⑤叶祥苓《苏州方言志》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颜逸明《吴语概况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
- ⑥陈章太、李如龙《闽语研究》语文出版社 1991(文中的莆田、永安、厦门、泉州、漳州、龙岩等地的读音是本人调查的)。
- 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中文系;邮编:361005)(责任校对:田雨)